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1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个人问题访问记
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
不 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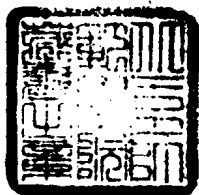
113/2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1

个人问题访问记

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

不 幸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2 北京

851258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录了三个苏联现代题材的电影剧本，它们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几个侧面。

影片《个人问题访问记》在1979年全苏电影节上获大奖，剧本获得1980年苏联国家奖金。它通过女主人公社会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，反映了苏联社会中的妇女与家庭问题。

《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》由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拍成影片，由著名女演员玛卡洛娃担任主角之一。它通过一个被父母遗弃了的女青年的生活片断，反映了苏联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遇到的问题。

《不幸》涉及的是苏联社会中相当普遍存在的酗酒问题，反映了酗酒对家庭生活、个人心灵所造成的不幸。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(11)

个人问题访问记

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

不 幸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4 字数：111,000

1982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80 定价：0.70 元

目 次

个人问题访问记……〔苏〕扎·阿尔谢尼什维利等著(1)

胡 榕 译

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……〔苏〕阿·沃洛金 著(63)

胡 榕 译

不 幸……〔苏〕伊·梅捷尔 著(137)

潘桂珍 译

个人问题访问记

扎·阿尔谢尼什维利

〔苏〕艾·阿赫弗什季阿尼 著

拉·戈格别利杰

胡 格 译

“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”

一个老妇人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，很小心地翻开。这是伊里亚·恰弗恰瓦泽的一本书的老版本。

“这里原是一间小小的空房子。……我们把整幢房子的书都拿到这里来了。这些书架都是我父亲亲自做的。后来，他把我带到这里，把这个图书馆交给了我。就在那一年我中学毕业了。”

老妇人小心地翻着书页。

“这是六十年以前的事了。”

老妇人很认真地用目光扫视了书库。

“生活似乎在刹那间过去了。”

老妇人又取出一本书，用手摸了摸，擦去看不见的灰尘，然后又放回书架，回过身来，突然问道：

“您结婚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孩子了？”

“有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”

“您很幸福……”

老妇人的目光里流露出一丝忧郁。后来，她很和蔼地微笑着问：

“喜欢自己的工作吗？”

“很喜欢。”

这是索菲科，我们这部影片的女主角。她身旁是摄影记者伊拉克利。他正在给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拍照。

索菲科和伊拉克利在梯比里斯秋天的街道上走着，边走边吃着小面包圈，有说有笑。索菲科向一个拿着画架的年轻妇女提问题，伊拉克利拍照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，把镜头对准了索菲科。

她笑了。

清晨。索菲科很快起了床，边走边穿衣服，小心地关上门，怕惊醒还睡着的阿尔奇尔。一只小狗跟着她。

“埃加，桑德罗，醒醒吧——到时间了！”

回答她的是一片寂静。

索菲科掀开儿子的被子，接着又掀开女儿的。

“妈妈，别搅我，再过五分钟我就起来。一醒了就起来对身体不好。”

索菲科到厨房去了。孩子们立刻又盖上被子。桑德罗打开磁带录音机。屋子里立刻充满了爵士乐声。

阿尔奇尔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。这是个头发刚刚开始变白的、很有风趣的男人。光膀子上披着一条毛茸茸的毛巾。他走到孩子们屋里，关上录音机。

“也得可怜可怜邻居啊！”

“这种闹哄哄的声音会把你变傻的，”埃加学着成年人的语调补充着说。随后，她爬到哥哥床上，两个孩子打闹起来。……

“妈妈，你管管他呀！”

索菲科冲进屋里，把杯子里的水洒在孩子们身上。

“你们到底起来不？”

阿尔奇尔把衬衫递给索菲科。

“你看，钮扣又掉了！”

“得了，阿尔奇尔，穿另一件吧。”

“就这件衬衫配得上那件上衣。”

索菲科故意叹了口气，拿起衬衫向母亲屋子走去。

“妈妈，睡得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索菲科！”阿尔奇尔的声音。

索菲科边走边缝扣子，走进厨房。阿尔奇尔坐在桌旁喝茶。

“你知道我想什么来着？我们现在就买一辆汽车吧。我们还能错过几次机会呀？”

这时，埃加冲进厨房，她把梳子和皮筋递给母亲。索菲科替她梳头。

“活到这般年纪，”阿尔奇尔继续说，“可到现在还没去过达里亚尔。我们到那儿去，在森林里住几天，或者

到海边去……比方说，到古达乌塔去。……记得吗，在那儿，悬崖下还有大圆木……我们到那里去……”

埃加头梳了一半就跑到桑德罗那里去说：

“桑德罗，我们要买汽车啦！”

哥哥看着埃加发愣，随后他跳了起来。孩子们冲进厨房。

“我们买汽车！买汽车！”埃加高兴地跳着。

“我们坐汽车走了！走了！”桑德罗骑在椅子上，埃加坐在他身后。桑德罗象握着方向盘似地抓着椅背。

“少了我就走不了！”索菲科应和着，也跟孩子们坐在一起，“我们到古达乌塔去！”

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，连狗也叫起来了。

索菲科立刻从“汽车”上跳下来。

“而主要的是，还缺什么？还缺三千卢布。孩子们，几点了？”

“哎呀，要迟到了！”

阿尔奇尔立刻就泄气了。他斜眼瞧了瞧索菲科，喝完了茶，推开茶杯。

“说真的，我们要汽车干什么？不活动会把现代人给毁了的。”

“正是这样，”索菲科点点头，哼着什么歌，用脚把厨房的长条地毯弄整齐。

“野兽凭什么比人健壮？就因为它们是步行的，”阿

尔奇尔在镜子前站住，整了整领带，“一般说来，二十一世纪将是步行的世纪。”

索菲科坐在编辑部的桌子旁，写着什么。

“请进，”她听见敲门声就说，没有抬头看。一个个子很小的老妇人走进来。

“请吧，”索菲科眯着近视眼说。

那老妇人站在原地不动。索菲科站起来。把椅子往老妇人那边推了推。老妇人低着头，迟疑不决地向桌子走近几步。

“请说吧。”

“我本来不敢上这儿来的，”老妇人轻声说，“要是我没看到您写的文章。”

索菲科点点头。

“我想到养老院去……”

“您一个人生活？”

“不，但是……早上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呢，象个聋哑人，与世隔绝。他们回到家里——也对我不理不睬。他们关在自己屋子里，谈他们自己的事。看来是不愿意让我听见。到那儿总还有人说话吧。”

“但是，您家里的人呢？他们同意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老妇人低下头，“他们说，你这是让我们在别人面前丢脸。”

伊拉克利走进屋来，微笑着向索菲科点点头，往自己桌子走去。老妇人立刻就低下头来。后来，她没有抬头，突然高声说：

“连死神都把我忘记了！”

伊拉克利惊恐地看了索菲科一眼。索菲科也看看伊拉克利，接着又激动地看着那老妇人。

“我甚至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是好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去找您家里的人好吗？”

老妇人苦笑了。

“不，孩子，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结束的。我走了……”

“我送送您，”索菲科站起来。

老妇人低下头，走出屋子。

索菲科戴上眼镜，又低头看桌上放着的那些来信。突然，她生气地推开一些信纸：

“喏，现在，为了这件学校里的事，得在公共汽车里颠簸三个小时！”

伊拉克利的脸色开朗了。

“我和您一起去吗？”

他走到椅子边，抬起腿跨过椅背，象骑在马背上似的。

索菲科走进食品店，向那排队买鸡的行列走去。

她刚想排队，一个瘦得象竹竿似的女人赶到她前面，差点没把她撞倒。

“哎哟！对不起！看上帝的面，请原谅！”

索菲科很不满意地低头看看长筒袜子。

“哎呀！我把您的袜子弄破了？请原谅！”她迅速把店里扫视了一遍，转身对索菲科说：

“我离开一会儿，行吗？”

索菲科点点头。

“我这是怎么搞的！这么个好人，我偏偏把她的袜子弄破了！”这女人边走边嘟哝着，飞快地向另一个队跑去。

“鸡蛋还没卖完吗？别忘了我，亲爱的！我马上就来。”

那女人回来时，索菲科身后已经站了一个脸带怒气的高个子女人。她想站到前面，但高个子女人生气地看着她，断然说：

“不站队谁也不让买。”

“怎么不站队？”瘦女人生气了，“我是站在这里的，记得吗，我还把您的袜子弄破了？”她指望着索菲科。

“对、对，我很记得您。她是排了队的。”

生气的女人很不满意地看了看她们，不作声了。

没过几分钟，瘦女人又焦急不安起来。

“看上帝面上，那边快轮到我了，我去一会儿，”她说着，没等回答就冲到买奶酪的队伍那边去了。

“瞧她那个样！”气呼呼的女人喊道。

就在这时，瘦女人已经推开班队的人，抢先买到了一整块奶酪。现在，她又向买鸡蛋的队伍跑去。可是，这时出现了新麻烦：她已经过了号，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显出一副好斗的神气站在那里。

“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！”她断然说。

瘦女人绝望地喊道：

“我是站在这里的。刚刚走了的那个人，我站在她后面的……”

突然，售货员替她说话了。得意洋洋的瘦女人买到了五十个鸡蛋。

她回到原来的队伍里，拿着一包包沉甸甸的东西，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说我没排队！还要他们来教训我怎么排队！”

索菲科帮着她把鸡蛋和奶酪放到包里和网袋里。

“谢谢！谢谢……”

那妇女又向商店那边看了看，她的脸发呆了：

“看来，那儿拿出鹅来了！”

“看上帝面上，您去吧！”那个气呼呼的妇女突然说道，接着瘦女人就向那卖鹅的方向冲去。

索菲科和那个瘦女人一同走出商店。瘦女人的几个提包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。索菲科同情地看着她。

“难道您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吗，要您一个人拿这么重的东西？”

“就因为有人，我才拿呢！”那妇女喊道，“有，并且是整整一团人呢：丈夫，四个孩子，两个女婿，五个孙子。我们可乐了！”

“您怎么忙得过来？”

“就这样，忙得过来，”妇女幸福地微笑了，“我那去世的奶奶总是往我的脑子里灌：‘家大福气大’。”

“我向您提出一些问题，请您别见怪。我是记者……”

“记者？这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什么也不是，也不在哪儿工作。我一辈子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……”

“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。我们在街心花园里坐一会儿行吗？您也可以喘一口气。”

“您说什么呀，哪儿顾得上休息。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……”

那妇女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她发现马路对面的小货摊那边又排上队了。她就在最危险的地方径直穿过马路。索菲科看见民警吹着哨子，走到那妇女面前。那妇女立刻就在路中央站住了。她把提包放在沥青马路上，指着小货摊前的队伍恳求民警——似乎是说，求求您，让我过去吧。民警挥了挥手走了。那妇女奔过马路。

索菲科微笑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索菲科走过一座古老房子的石头砌的敞廊，开了门。一间又大又高的屋子里，在铺着毯子的沙发床上坐着

玛洛姑姑。她正在那里从报上剪下些什么。她抬起头来，从眼镜上面看着索菲科。

“谢天谢地，你还记起年老的姑姑来啦！”

“她前天刚来过，玛洛，”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织毛活的克托姑姑提醒她说。

“您呀，一高兴就说自己老啦！”索菲科把鸡和鸡蛋从提包里拿出来。

“这是干吗，索菲科！”克托姑姑激动了。

玛洛看了看带来的食品说：

“去做鸡肉抓饭吧，克托！”

克托意味深长地看着索菲科——似乎说，看见了吧，瞧我是怎么过活的——她说，把食物拿到厨房去。

“给索菲科煮咖啡！”玛洛冲着她的背影又说。

索菲科很感兴趣地看着剪报。

“看看你给我们家的人准备了些什么好东西……”

玛洛对索菲科的讽刺口吻并不在意，她递了几张剪报给她。

“把这带给安娜，让她知道该怎么保养自己的肺。白天黑夜尽叼着烟卷……”

索菲科从她手里接过剪报。

“什么也不给阿尔奇尔吗？小心，他会生气的。”

“没有什么可给阿尔奇尔的。这篇文章是给你的……”

玛洛说着把一张剪报递给了索菲科。

索菲科微笑着接过剪报：那篇文章上满是用红笔勾出的惊叹号和问号，有些句子的下面还画着粗线。

“怎么，这就是说，你已经不觉得孤独了。”

“你别听她的，索菲科。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。我特别喜欢这爱唱歌的一家，”克托的眼里噙着泪水。

“这就是指歌声会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的那些人，可不是吗？”玛洛微笑了一下，“去吧，克托，去做抓饭。”

索菲科靠在椅背上，沉思着。

“也许您不相信，但是，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。歌声帮助我们。我们大家都在唱……连孩子们也跟着我们，几乎从摇篮里就开始歌唱。……”

那个有着一张普通的、可爱的面孔的妇女这样说，同时把一个孩子放进摇篮。

歌声响起了，这是一首歌唱萤火虫的古老的格鲁吉亚的多声部合唱曲。

接着，我们看见了一家人——母亲、父亲和四个和谐地、真挚地歌唱着的孩子……

“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，”玛洛姑姑讥讽地说。

“对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”克托真的被激怒了。

“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……”索菲科唱着。

玛洛看着索菲科，随后她站起来，理了理灰白的、剪